

焦裕禄伯伯 的故事

傅 喆 柳 菁 编著

伯



焦裕禄伯伯的故事

傅喆 柳菁著

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00 000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 400

ISBN7-5353-0901-1

I·113 定价：1.8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焦裕禄伯伯离开人间已有二十六年了。

沧海桑田，二十六年之中，祖国有多少动魄惊心的变迁。如今，历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一个党领导亿万人民努力奋斗，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新时代，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

改革的春风，吹进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。焦裕禄为之鞠躬尽瘁的兰考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但是，共和国没有忘记焦裕禄，党没有忘记他，人民没有忘记他。

据报载，某县在投票选举县委领导班子，唱票时，突然报出了“焦裕禄”的一票，当即会场上是一阵静穆，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光阴的流逝，并未冲淡人们对焦裕禄的崇敬和怀念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他永远活着。九十年代，人民呼唤着、盼望着更多焦裕禄式的干部涌现。

人们永远记得：为了人民能战胜灾害，挣脱苦

难，过上温饱的生活；为了祖国的富强，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耗尽心血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带领兰考人民，苦战在那片瘠薄的土地上，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他笃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更可贵的是，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，坚定不移地按马列主义的原则办事。

焦裕禄伯伯的故事，发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，但是，对于少年朋友来说，也许还是陌生的。我们编撰这本小书，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熟悉他的事迹，学习他的高尚品德，长大了做焦裕禄伯伯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。

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承蒙武汉市图书馆副研究员徐全廉同志的大力支持，我们参考了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焦裕禄》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焦裕禄》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焦裕禄在兰考》等书，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傅喆 柳菁

1990. 9

目 录

新来的县委书记·····	(1)
暴风雪之夜·····	(11)
描绘出一幅幅蓝图·····	(17)
锁住风沙·····	(21)
瓢泼大雨之后·····	(30)
寻找水的去向·····	(36)
新愚公改造老碱窝·····	(44)
榜样的力量·····	(51)
数九寒天探亲人·····	(59)
情深似海·····	(69)
经受过炼狱的煎熬·····	(77)
崭新的生活·····	(88)
战斗的洗礼·····	(95)
与匪徒们周旋·····	(102)
土改夺胜利·····	(113)
新的一课·····	(120)
人是活的·····	(127)

建设的闯将..... (134)

青年的知心朋友..... (140)

一尘不染..... (148)

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..... (153)

他没有死..... (162)

回忆爸爸.....焦守凤 (166)

新来的县委书记

黄河水，九十九道弯……

河南省东北部的兰考县，正处于黄河拐弯的地方。全县1080平方公里土地，基本上都在黄河故道地区。旧中国，黄河真正成了“黄害”，它长年地淤漫冲洗，使得兰考的土地成为沙丘、土岭、盐碱洼地，由于常年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的严重侵袭，这里的生产条件差极了，粮食产量历来很低。

历史上，兰考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摇篮。解放前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悲惨凄凉的歌谣：

冬春风沙狂，
夏秋水汪洋，
一年劳累半年糠，
交租纳税恨官堂，
扶老携幼去逃荒，
卖了儿和女，
饿死爹和娘……

兰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解放后，兰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向“三害”作斗争，做了不少工作，圈沙，围沙，挖防风沟，打防风墙，刮碱，起碱，修理老河道等等。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，粮食产量也提高了。

1959年，这是中国人民难忘的年代，惨痛的年代。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再加上人为的原因，国民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。

到1962年，全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，城市乡村，起死回生，刚刚缓过气来，但兰考县却是灾上加灾，春旱夏淹，秋季又遭连阴雨。春天，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田；秋天，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；盐碱地自烧死了10万亩禾苗。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的水平。国家给兰考投放了大量的救济粮、款、寒衣和其他救灾物质，县里把救灾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

正当兰考人民面临严重局面的时候，上级党派焦裕禄同志来到兰考县。

那一天，兰考县委来了一位陌生人。此人四十岁左右，衣着朴素，脸色黝黑，胡子碴很密，一双温和的眼睛，炯炯有神。

传达室的老人问：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

来说：“我就是来县委的。”

“有介绍信吗？”

“有。”来人和蔼地说，“我到组织部转一下关系。”

老人向对面一指，那人就向组织部走去。

来的不是别人，就是焦裕禄伯伯。当地委领导决定派他去重灾区兰考主持工作时，他向组织表示：

“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，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”

调动工作，有很多手续要办，还有家属的安置问题，但焦裕禄想到兰考是多么需要他，便急如星火地奔赴新的岗位。

他没有预先通知谁，让人设宴接风，也没有前呼后拥地到任，而是悄悄地来到兰考。

这一天，正是1962年12月6日。

当天晚上，焦裕禄就出席了县委召开的、研究当前灾情和救灾工作的会议。

大家正汇报灾情：沙灾、水灾、碱灾……很多群众等待救济；有些人想远走他乡；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得抬不起头，悲观而丧失了信心……。

焦裕禄坐在会议室的西北角，全神贯注地听大家汇报。谁发言，他就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盯住谁，惟恐漏掉了一个字；听不明白的地方，他就提问，问得很仔细，一边听还一边作记录，十分认真。

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作了简短的发言，传达地

委的指示精神。语气沉着，简明扼要。

散会后，同志们议论纷纷，以为是上级派来的救灾干部。都说：这个人办事认真，对兰考的救灾工作一定会很有帮助。有的人又觉得他不像救灾干部，到组织部一问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新来的县委书记。

这是一个严寒的早晨，西北风卷着黄沙，漫天飞扬。地下已经不见浮土，只有细碎的沙石粒随风滚动。

焦裕禄同志来到老韩陵，把自行车放在大队部办公室门外，没有找到大队干部，就到地里去转悠。

老韩陵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，他都转到了。他看到风口上的麦又枯又黄；沙丘上被风吹得斑斑驳驳；打谷场上尽是暄土，只有几小堆零乱的柴草……他的心不禁沉重起来。

转过村外，又转村里，了解这个村的农民的生活情况；了解阶级斗争情况——也就是指少数仇视共产党、仇视新社会、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的动向；了解牲畜的饲养管理情况。

晚上，找大队干部谈心，听汇报。

这天晚上，他睡不着，想着一天的所见所闻，一个劲地抽烟。一会儿自言自语，一会儿又对同行的年轻同志说：“不行啊，靠国家的救济粮吃饭……”年

轻人睡觉了，他仍然在屋里踱着，出神地想着。

第二天清晨，焦裕禄到地里跟社员（注：当时是这样称呼农民，因为他们都参加了当时的人民公社）一起参加劳动，休息的时候和他们谈心。晚上，他深入到贫下中农（注：贫农、下中农是土地改革时划分的阶级成分，指解放前受压迫深、极贫苦的农民）家中访问。他找来七八个苦深、家贫、生产有经验的老农民、老党员开座谈会，他请大家回忆对比，过去穷人受过哪些压迫和剥削？解放后翻身当家作主的“黄金时代”又是怎样的情况？今后该咋办？

焦裕禄发现农民中存在着战胜“三害”、改变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，有一种不愿坐吃救济粮，迫切希望自力更生战胜天灾人祸的精神，并且，群众中也有着很多发展生产的好主意、好办法。在这次座谈会上，焦裕禄和大家一起商定了三个救灾的办法：因地制宜，多种花生；大力种植耐盐碱的泡桐树；大力发展牲口。

散会时已经是半夜了。

焦裕禄走了几个村庄，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，农民们在困难面前的硬骨头精神，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。回来之后，他开始做领导班子的政治思想工作。

他一个一个地拜访县委常委和几位副书记，和他们一起交流情况、研究问题，共同筹划兰考的全面工作。

一天夜里，天已经很晚，他听说一位县委副书记刚从乡下回来，就连夜前去拜访。

走到他家门口，门已经关了，他稍稍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敲了敲门。那位副书记正准备关灯，忙问：“谁啊？”

焦裕禄答道：“是我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老焦。”

那位副书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急忙披衣起床，拉开门，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焦裕禄微笑着跨进了门，说：

“没有什么事，听说你回来了，过来聊聊。”

焦裕禄接过副书记递过来的一杯水，说：“你在兰考时间长，十几年了，情况比我熟悉，所以想找你拉拉，兰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怎样改变兰考的面貌？”

副书记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，介绍了兰考状况，以及地理、历史情况，接着说：

“照我看，兰考的主要问题就是三害——风沙、盐碱和内涝造成的自然灾害。”

焦裕禄又追问道：“怎样除掉‘三害’？从哪些方面着手，才能解决问题？”

那位副书记说：“只有依靠上级领导，发动群众来战胜困难。”

“对，这原则上看是对的，但只说了一半，”焦裕禄坦率地说，“我从地委来，深知地委、省委对兰考工作的重视。地委几位书记，一再对我说，兰考灾情重、困难多，但这里有36万人民，紧紧依靠他们，天大的困难也不怕。地委、省委在关注着兰考，做我们的后盾。上级领导决心大；我下去走了几趟，发现群众积极性也很高，而现在，你想想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？”

这位副书记想了想，回答道：

“现在的问题是干部的思想不整齐，精神状态不够理想。”

“照你看，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干工作呢？”

副书记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应该从改变人的思想着手。”

“对，我们想到一路了。”焦裕禄的眼神亮了，他说，“眼前的关键是领导思想的改变，县委领导核心思想的改变。”

两个人敞开胸怀、推心置腹地谈着，不知不觉到了深夜2点钟。

焦裕禄看了看表，笑着说：“咦，这么晚了，你该休息了。”

临走时，他又说道：“你刚才的想法，非常重要，是否由你起草一个改变兰考面貌的设想方案，拿到县委会议上讨论？”

“中，我先把情况搜集一下，提供一个讨论材料方案。”副书记欣然接受任务。

这时，天空还在飞舞雪花，路上的积雪已经很深了。凛冽的寒风，乱刮在脸上像刀削一样，冷彻肌肤。

那位副书记送焦裕禄出来，两人边走边谈，一直走到县立第一中学门口。两人紧紧地握手，焦裕禄同志又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同志，你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打过仗，现在又在这块土地上搞建设，这多好啊！你说，把同志们流过鲜血的土地，建设起来，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，这该是多么有意义，该多值得高兴啊！”

是的，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，这该是多么有意义，该多么值得高兴啊！焦裕禄同志这样讲着，也这样鞭策自己。虽然他来到兰考不久，可是他已从很多人的口中，知道了兰考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斗争的历史。最叫他感动的，还是那震人

心弦的1948年。

1948年3月，解放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当时，在兰考县的东北部（旧考城县）一个月里牺牲了9个区长，那是个十分艰苦的时期。每个区长都是上任没几天，就遭敌人残杀了。英勇的革飞同志，敌人捉住他时，问他：“难道你不怕死吗？”革飞同志回答：“怕死不当八路，怕死就不革命。”敌人把他推出去枪杀时，革飞同志扭回头来，对着敌人的枪口，厉声喝道：“开枪吧，我要看看你们的子弹从哪来！考城的人民会找你们算帐的。”

曾宪玉同志牺牲时，挺着胸膛，捧着手铐，走过大街，大骂敌人，号召考城人民起来，消灭敌人。

边文学同志牺牲时，他的小通讯员，也被敌人押上刑场。敌人挖了个大坑，把边文学同志推进坑里，回头对小通讯员说：“共产党完蛋了。现在对着你们区长骂吧。你骂了他，我们就放了你。”小通讯员噙着热泪，他没有骂大伙敬爱的区长，而是扭过去大骂敌人：“蒋该死完蛋了。你们这些土匪的命不长了。共产党万岁！”敌人一铁锹把他打下去，和区长一起活埋了。

接连牺牲了几个区长之后，一天，地委书记对焦庆双同志说：“地委决定，叫你担任区长。”焦庆双同志接受任命后，转过脸来，对一个同志托咐道：“老

伙计，给我家里带个信吧！你对俺娘、俺老婆说：我今天担任了区长，兰封、考城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场，我已经把生命献给受苦受难的人民了。”果然，说罢这话的第三天，部队越过陇海线时，焦庆双同志就壮烈牺牲了……

接连几个区长，都在斗争中牺牲了。解放兰封县城时，主力部队的参谋长牺牲在这里，军分区司令员牺牲在这里，部队的老政委牺牲在这里，县委书记范黄同志牺牲在这里。……

焦裕禄同志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：在兰考的土地上，从光秃秃的沙丘，到白刷刷的盐碱地，有多少人在这里倒下，有多少人的鲜血流在这里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到处留着同志们的脚印，到处回响着战士们厮杀的声音。革命的先行者离开我们远去了。今天，党把建设兰考的任务交给我们，难道有什么困难，能挡住我们的脚步？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前进？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战士，经得起大风大浪，也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！是的，要继承他们的遗志，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，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新兰考，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。

暴风雪之夜

第二天，召开县委会议。

会上，经过热烈讨论，大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：风沙、内涝、盐碱三大自然灾害是兰考县的灾根。而且是“三害相比，水字领先”。是内涝带来了盐碱，“三害”的要害是水，水是全县的主攻目标。

会上，焦裕禄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的意见，分别在几个笔记本上，记上了各类不同的意见。有时插进一两句话，问问不清楚的情况。听了大家的意见后，他又带着征询的口吻说：

“看来咱们意见比较一致，水应该是我们的主攻目标。当然，也不能把它绝对化。在不同的地区，也要有所侧重，沙区里先治沙，才能更好地治水，碱区里也要抓紧治碱，争取粮食增产，不能等着治水后再治碱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问题清了，方向明了。大家看看，我们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呢？”

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没有思想准备，一时说不出具体的意见。但他们都表示兰考的灾根一定能够挖